

陳祖彥  
主編

幽微·精采  
說情愛

蘇童  
隱地  
鍾玲  
愛亞  
陳雨航  
李天葆  
希尼爾  
余光中  
宇文正  
王安憶  
千里光

(按姓氏筆畫排序)

2  
友情的另個名字

臺灣商務印書



陳祖彥 主編

幽微·精采  
說情愛

2

友情的另個名字

## 幽微·精采——說情愛2 友情的另個名字

---

編者◆陳祖彥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責任編輯◆徐平  
美術設計◆吳郁婷

---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 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http://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mailto: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http://www.cptw.com.tw)

---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0 年 2 月  
定價：新台幣 200 元



ISBN 978-957-05-2459-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友情的另個名字

在《幽微·精采——說情愛1序》裡，分幽微、精采兩個部分，為了彰顯文字和文學的永恆，看到一篇好文章，總想用恰當的形容來「一言蔽之」，儘管當下閱讀後，又發現，好文章，不能一言概括，但「一言」總是介紹時的慣用。

還是情愛，這次的友情在情愛大家族裡，突顯出來，卻更多時候和愛情難以分辨，又和友愛攪和，一下子你是你，我是我，分出了彼此。

琢磨一下，愛亞、蘇童、李天葆在不同時間，相異的台灣、南京、馬來西亞寫下友愛和非友愛加總的友情，不管杜撰，還是聽聞，或有其他出處，總讓人懷疑，是不約而同，不得不寫友情的本質，友情的另個名字。都是活色生香。

希尼爾寫的友情是現代愛情發展來的，感謝或怪罪命運又如何？一如千里光的友情在愛情途中一瞬消失，也是現代社會的產物。

鍾玲的友情是找愛的驚悚過程，未了連友情都未找到，有別於愛亞、蘇童、李天葆的方式，強烈嘲諷人際感情。難怪陳雨航的小說裡，人只能和鏡子做朋友，而王安憶永遠樂觀。宇文正的友情淡淡幾筆，溫暖實在。

有時想，友情對象是余光中寫的莎士比亞會怎樣？隱地寫的書又怎樣？於是，這次分辨幽微、精采，竟和文類有些關係，又不全然如此，就像友情的面相、深度，難說明白。

## 一、幽微

### 雨，沙沙沙

王安憶在受訪時說過：「這個時代是一個我不太喜歡的時代。它的特徵是外部的東西太多了。物質東西太多，人都缺乏內心生活。我甚至很懷念

## 幽微·精采——說情愛2

文化大革命我們青春的時代。那時物質真是非常匱乏，什麼都沒有，但那個時候我們的內心都非常豐富，我想我們都是在那種內心要求裡開始學習文學。」

從王安憶的經驗裡，文化大革命是苦的，卻有希望。這篇小說寫文革之後，女主角有過難堪往事，卻沒否認哥哥的取笑：「天邊飛下一片白雲，海上飄來一葉紅帆，一位神奇的王子，向你伸手——這就是你的愛情」。她仍然追尋愛情，這樣一個女孩在雨天，從懷疑到信任了陌生男孩，這騎單車的男孩留給她佳句：「只要你遇上難處，比如下雨，沒車了，一定會有個人出現在你面前。」。

在這「sentimental」氛圍的小說裡，眼看車子開走，她追上去，因為不能放棄希望；對未來懷抱希望，甚至能撒小謊。所有的美在開頭時，女主角回上海，沒趕時髦，就決定了。難怪王安憶曾被視為「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創作類型的代表。

假如說小說作者總寫自己，這篇和《長恨歌》、《紀實與虛構》……不同，卻可能是最不隱藏自己的？

### 金蝴蝶鬥白芙蓉

看來確有其事，李天葆笑說：「當然，加了想像。」許多事證指向主人翁在六十年代風光一時，都是喜歡搬弄是非的歌壇女子，總是才華高的直腸子，較沒才華的耍心眼，一來一往，就是金蝴蝶鬥白芙蓉。表面上有贏家，其實未必。幾乎鬥了半輩子，總想分勝負，兩人在電動火車站重逢時，「那份敵意依然存在，可倒有另一種微妙的感情——沒有了對方，她的風光或淪落，也就沒有人願意知道……她的一顰一笑，言語應對，僅有她可一一體會……」作者更看出世人想法：「背後講著她，可也有點敬畏——人們老是敬畏有辦法的女人。」這才是所有細膩鋪陳的重點。

這故事抽掉馬來西亞背景，哪裡發生都不過換個場景，對白、動作依



舊。這是馬來西亞男作家體會的女人。

### 紅門，舊事

且看愛亞筆下的故事，她寫某個下午，兩女一男幾年來，就等這個下午，讓兩女互別苗頭似的。映現出種種對比，由胖變瘦的，變時髦了，穿最流行的連身馬褲，另個和以前一樣瘦，穿寬腰家居衣；在「陽光篩過花藤」的下午，時髦的有備而來，家居的「有些不安的結巴」，強、弱由對比到對立，紅門的舊事高潮裡，露出曖昧，奧妙的是那地帶灰色，最終小男孩給了結果，和解是愛亞不同的見解。

愛亞曾擔任視聽公司企畫、播音員、廣播節目製作、雜誌報紙執行主編，策畫、心理輔導，並是盡責的母親。多重身分，又閱歷豐富，因而作品形式多樣，均讓人感到時代脈動，這篇小說寫兩女多年來，因同個男人的愛恨情仇，最終多年情誼及善心改變了情調，受現代讀者喜愛，可見現

代讀者內心是寬厚的。

愛亞或以敘述方式，或以敏銳句法多次擄獲讀者，這次的法寶是敦厚。

### 寂然小鎮

這篇小說書寫的對象是小時被公認漂亮聰明的男孩，大學畢業後和同學合組公司、初戀都敗北，生一場病後到小鎮，相信天才招忌，才有天才的不堪遭遇。

絕對自戀的男人在小而簡陋的屋裡，面對另一個主角：鏡子。從顧影自憐到不敢忍受自己醜，到後來和女友出現鏡前時，兩人均美，只剩自己，卻仍然醜，鏡子成了他心境的反應。

他認識的小男孩——小清小時被誇聰明，後來發現自己笨，不去上學，還有女友要離開小鎮，每個出現的角色都有緣故，都代表意義。最終鏡子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和鏡子間的友情竟也有愛、恨。

到底陳雨航想告訴人，人能寂寞、孤絕到怎樣的程度？或照有些年輕讀者的看法，寫一個神經病，這要由讀者決定。是誰說的，小說在讀者閱讀後才真的完成。這篇小說讓人感慨，多年前，就有了一篇，現在讀來，仍像為現代人寫的小說。

### 九彎十八拐

這麼短的篇幅也寫出人性的幽微，不過是一對情侶爭吵後負氣各奔前程，女作家的心態擺在男主角身上，他開車去蘇澳時，九彎十八拐中，「看見車燈射出」的光洞中，遠遠的路邊有個人影，是個女的，看得出身材嬌小玲瓏，……他想：「……『哼，合我心意的女子天下也不只你一個人！』」他請女孩上車，女孩上車後臉朝外，不開口，突然發現女孩頭上有十幾根稻草，「這挑起他的好勝心，他左手持住方向盤，……仍然只見頭髮不見臉，……」突然，他看見冥紙，悟到車在九彎十八拐中，……他

大喝，讓女孩下車，加足馬力，……最後開放性，給了讀者三種可能的結局。

鍾玲說過：「長篇小說與極短篇有如一桌國宴水準的大酒席與一道陳列得賞心悅目的水果盤。」。又在受訪時說：「『極短篇』的特色是每一篇都不超過一、二千個字，但卻要能包含了小說創作中的基本要素，例如：情節的鋪排、人物的塑造、觀點的運用、象徵的手法等等。……她自稱在高雄女中初三、高一那個階段，每天中午吃便當時就開始說故事，她會把家裡看過的武俠小說加油添醋講給她們聽，是一種徵兆，表示她有寫小說的本錢；就是能說吸引人的故事呀。」

男主角想追求愛情，結果追到的，連朋友都不算呢。

## 白楊和白楊

湖北白楊和山西白楊穿著寬大的黑色裙褲，腳上一雙灰色涼鞋，幾乎一樣打扮，去進修班報到，還同房。嚴肅小說裡的暢銷作者蘇童，這次仍然開頭就引人，還是嚴肅筆法寫下去，筆法細膩。

到了陽台，喜愛進口貨的江西白楊欣賞風景，穿地攤貨的湖北白楊想曬衣服，兩人都反駁對方。

人與人間的差異最先不重要，雖然不覺間兩人較勁，蘇童寫活了女人間的微妙，竟一起下陽台觀賞風景，先是「如果說兩個白楊之間有九個疙瘩，……至少有三個疙瘩一下子解開了。」卻「就這樣事情在一瞬間發生了劇變，兩個白楊之間剛剛建立的友情得而復失……」決裂後，蘇童寫，他作為撰寫故事的人，縱有天大的能耐，也無法讓她們重歸於好，……像故事開始時，蘇童寫：「……但不管怎樣兩個白楊握了手，……我們該如

何定義這樣的場景呢，稱其為故事，這最簡單不過了。」

蘇童不愧是說動聽故事的成功寫手。他告訴讀者，這只是故事，他把故事寫完了。

## 二、精采

### 傷心咖啡館

文字鋪陳和題材都現代，以前讀過筆友通信，至少其中一個有感情、幻想，見面後幻滅。電腦化後，紙、筆成了網路，叫「緣」的聊天室有了故事，網上聊天，其實也是通信，只是詞句像說話。「月亮公主」請「哥」寫一份英語晚會開場白，若在寫信時代，一來一往耽誤時間，靠網路便捷，外國人有緣聽得一愣一愣的。

聊天室是多人聊天的，這一對特別起勁，「月亮公主」想見面，也有了新方式；「哥」在聊天室其實閃爍，最重要的情人節也忽視了，想必內心

的情沒邁進愛情框框，要不「月亮公主」在情人節發卡給「哥」，中間擺照片，「哥」怎會失蹤十數日才現身？她不死心，要求見面，千里光在結尾時費心思，沒寫出真結尾。他失蹤十數日，因為對她照片不滿？他偷望她沒現身？還是自始就自慚形穢？

無論如何，精采處有幽微。

### 憂慮

陳芳明曾說：「宇文正的筆非常乾淨俐落，不拖泥帶水，不突發奇想，敘事節奏帶著一股淡淡悲哀的氣味。」阿盛則以為：「當她開始散文寫作，立即展現出自成一格，炫目的華采，令人刮目相看。論者以為『戰後第二代散文健筆』，誠然。」

這篇短文裡，正如陳芳明說，以「乾淨俐落，不拖泥帶水」的筆，書寫年輕女子對婚姻的渴、懼。懼，衍生出婚後不想立刻有小孩，養兔子簡單

得多，母愛難免移情白兔上，正是陽台一對白兔，引發妙語，等她二哥嘲諷說：「兔子都生八隻了，她還一隻蒼蠅蚊子都沒有！」她寫：「我雖是嘻皮笑臉，未嘗不覺得心酸。……我的身體告訴我：會有小孩，……我只是希望他（她）在我準備好了的時候再來，我不要在一種倉皇的心境下迎接他！」。又是渴與懼。旅遊東京、巴黎時，意識流又蒙太奇的心，鏡頭，更顯出「敘事節奏帶著一股淡淡悲哀的氣味。」

這篇文章不僅說女子的婚姻，想當然，不孕，已給「我」「不能承受的重」，但，若不是「我」感受力強，也能若無其事混過吧，阿盛說：「眩目的華采」，在文章頭尾，女子的好友公車上說：「要不要去檢查檢查？」清楚迸現出來。初次，有人這麼直接了當提醒。想必是瞭解她婚姻的好友，友情也自然圈點得明白。



## 莎誕夜

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曾說：「現代散文要講究彈性、密度與質料。」這話本身引人深思，一如人們信口捻來，傳誦無數，出自余光中的許多詞章、詩句。

這篇文章脫稿於莎士比亞誕辰四百週年前夕，讓人至今印象深刻，毫無疑問符合了詩人自己對散文的要求，更因為上天下地馳騁莎翁的經典作品裡，彷彿莎翁也有血有肉。幾世紀來，由於莎翁，世界文明增多多少韻味，震古耀今的巨匠，或不僅僅這一夜，而早在無數個夜裡，都在大詩人腦裡、心理定位為不折不扣的摯友。原來不僅小說家創作人物時，人物會在生活中栩栩如生，詩人、戲劇研究者，也會在特定時刻和特定對象神交，以這篇短文為例，東西方劇作家、評論者跨越時空，某一時刻神祕交會，提醒我們書中原有啟迪人的智慧，引領人情緒的朋友。